

新闻传媒在美国公民社会建构中的角色考察

姚劲松

摘要

新闻传媒作为公共领域与意见论坛的提供者、公民权与公民资格的争取者、公民结社与公共事务的推动者,在美国公民社会框架的基本要素得以满足的过程中承担了不可替代的角色。

关键词

美国、公民社会、新闻传媒、角色

作者简介

姚劲松,怀化学院中文系新闻学教研室讲师,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媒介与社会发展。本文系教育部“211”工程三期建设项目“社会转型与中国大众媒介改革”的阶段性成果。电邮:torch1314@126.com。

On the Role of News Media in the Forma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YAO Jinsong

Abstract

As a provider of public sphere and opinion forum, a striver for citizenship and public right and a promoter of civic association and public affairs, news media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terms of meeting the conditions of the basic elements of United States Civil Social Framework.

Keywords

United States, civil society, news media, role

Author

Yao Jinsong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aihua University, and the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This paper is a part of the research project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Mass Media Reform in China”, subsidized by 211 Project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Email: torch1314@126.com.

美国一直被认为是公民社会的典型模式,不少人甚至认为美国现代公民社会是公民社会的典范(张乃和,2007:101);而美国的“新闻通路与这个国家一起成长”,“从一开始,新闻从业者就把美国公民和美国经历的事件联系在一起”(小唐尼,凯泽,2003:15)。基于此,根据美国新闻传媒“模式化的并具有特征的社会行为”(比德尔,1988:1),考察其在美国公民社会建构中的角色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著名社会学家舒德森认为,17世纪最后10年,美国便开启了明显的公共政治生活的历

史。尽管此时的政府职能很少、政府资源缺乏，而公众的政治参与受到严格限制、对治理的兴趣普遍不高，但17世纪90年代不仅有美国报业的诞生，而且跨殖民地的邮政服务系统也开始萌发（Schudson, 1999:13）。邮政是影响早期新闻传媒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无论是在早期的欧洲，还是在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大多存在邮政服务与报业联姻的传统。1691年，作为殖民地宗主国的英国政府开始考虑建设能实现殖民地之间通邮的邮政服务系统。由此，跨殖民地的邮政服务系统不仅扩大了报刊的消息来源和传播范围，也使殖民地之间开始相互关注对方。从某种意义上说，跨殖民地的邮政服务系统是塑造后来独立、统一的“美利坚”的一大物质基础和先驱……美国传媒正是以此为基础，以1690年9月25日诞生的“美国第一份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为起点，开始在美国公民社会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公共领域与意见论坛的提供者

哈贝马斯（1999b:37-38）认为，在公共领域形成的联系和交往网络，“最终成了处在市场经济和行政国家‘之间’或‘之外’、但与两者‘相关’的某种市民社会的基本要素”，而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最突出的特征是，在阅读日报或周刊、月刊评论的私人当中，形成一个松散但开放和弹性的交往网络。通过私人社团和常常是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这种机构的核心，他们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事实上，在殖民地时期，印刷商开办的印刷所、书店、邮局、咖啡馆、文具店、酒馆（常常是兼营的）等，往往是各种消息的集散地，成为市民“聚集在一起”讨论、交换意见的地方，“印刷厂成了论坛和邮政局，成了新闻和舆论中心”（布尔斯廷，1993:385），即哈氏所言的“公共空间”。如《国内外公共事件》创办者哈里斯在波士顿开的一家兼营书籍的咖啡馆，便是“波士顿最有趣的公民最喜欢聚会的地方……当地许多骚人墨客都把哈里斯的店铺当作他们的总部……”（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2004:29）。而在1743年的威廉斯堡，如果“想和有影响的小镇居民聊天，你只有去找位于格罗赛特公爵大街上的威廉·帕克斯的店铺。帕克斯出版了《费吉尼亚公报》，这是费吉尼亚殖民地的第一份报纸。其印刷所也是邮局、书店、文具店和公众的信息中心……用现代的标准衡量，它是一个小小的印刷商店，但从其对弗吉尼亚殖民地人民造成的影响看，它是有力的文明力量（civilizing force）”（Colonial Williamsburg Foundation, 1997:3-4）。

哈贝马斯认为，报刊是公众讨论的一个延伸，而且始终是公众的一个机制。检查制度的废除标志着公共领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哈贝马斯，1999a:220,69）。总之，报刊的传声筒和扩音机的功能，使其成为公共领域的重要机制。事实上，由于英国政府和殖民地当局对印刷出版进行严格限制，殖民地时期的新闻业是没有政治对话（political conversation）的，由编辑按自己意愿创造一个政治论坛以刺激政治行为的事件是稀有的，除非戏剧性的政治事件将其卷入其中，而消息往往被自觉地看作是政治辩论和论战的安全替代品（Schudson, 1992:153-154）。一直到在独立战争爆发前10年，殖民地时期的报纸在几乎所有的场合都小心翼翼地回避论战（Botein, 1975:127-225）。1765年，英国政府颁布《印花税法》，这一方面不仅导致报刊被限制了出版自由，还致使收入锐减，逼迫其投入到

反税斗争中,报刊的政治功能开始彰显。另一方面,印花税还成为一根政治导火线,引发北美殖民地展开了一场政治大辩论,而报刊也由此开始走向政治舞台,成为政治思想的载体、政治意见的论坛、和政治观点的交锋战场。以此为发轫,报刊的政治性、批判性和党派性开始显现,并在独立战争时期“保皇派”和“爱国派”、以及革命胜利后“联邦派”和“反联邦派”的论战中得以强化且发挥到极致。政府和在联邦法案论辩过程中形成的党派也开始创办、扶植自己的报刊,有着不同党派背景的报刊也列入了不同阵营。至此,报刊作为政治观点交锋论坛的角色完全得以确立,进入美国新闻史学家莫特所称的“黑暗时期”的美国政党报刊时代。然而,从培育新闻传媒和公民的参政意识的角度考虑,政党报刊的出现对促进公民社会的构建是有益处的。这正如学者马凌所言,政党报刊一方面发扬共和精神,积极投入到建国之初美国发展的道路选择之中,另一方面它也调动了新闻界浓厚的参政议政意识,为新闻界成长为“第四阶级”铺平了道路(马凌,2007:264)。

1833年,以《纽约太阳报》的创办为标志,便士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便士报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在于使公众开始成为报纸运转的轴心——报纸既为他们服务,又报道他们的生活。从《纽约太阳报》的本杰明·戴提出“使报纸置于公众之前”;到《纽约先驱报》的贝内特希望报纸成为“最伟大的社会生活之代言机构”,“总是与人民站在一起”;到《纽约论坛报》的格里利充满改革社会之理想,旨在通过报纸“增进人民的利益,提高他们的道德良知、政治素养和社会福利水平”;再到《纽约时报》的雷蒙德要做“公众所有行动和思想的指导者”,“我们将竭力引导公众事务的所有讨论”;及后来《纽约世界报》的普利策要创办一份“不仅便宜而且生动的、不仅生动而且巨大的、不仅巨大而且又是真正民主的、献身于人民事业的报纸”……便士报给美国新闻业带来了全方位的变化,这正如舒德森所评价的,新闻成为了报纸的重心和主流,并首创了对待世间事务的民主态度:不仅反映商业和政治活动,还刻画社会生活,开始描摹大都会的迅速崛起以及多姿多彩的中产阶级的活动,开始代表而且创造了“民主市场社会”文化,呼吁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舒德森,2009:16-22,50)。至此,报刊承载的公共领域得以扎根于市民的生活世界,而报刊也得以承载着公众的力量,不仅通过经济独立摆脱了政党的控制,而且也在反映民意、服务公众、推动社会改革中走向独立,最终成为社会中一支重要的独立力量(第四等级),成为美国公民社会持续、健康运转的组成部分。传播学者阿特休尔对此评价道,《纽约太阳报》的“悄然来临促使新闻媒介在社会事务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它的冲击力非同小可,远远超过了下院代表或革命巴黎之街的戏剧性场面”(阿特休尔,1989:40)。

二、公民权与公民资格的争取者

公民社会作为一种以公民自由联合体为主体的社会组织形态,其建构必须以公民权的确立为基础。所谓公民权,指在一个民族国家里,一个参与自治的公民所拥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身份和权利。公民权利理论对公民资格认定及其义务提出了要求:首先,公民权的主体是“公民”而非“臣民”;其次,是积极的、参与型的公民,而非消极的、臣民型的公民;再次,是有德行的好公民,在分享政治权利的同时,认真履行公民的义务,而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与权利(赵梅,2010:71-74)。无论是在确立美国公民权中,还是在培育积极参与、有德行的好公民中,新闻传媒均发挥了积极作用。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前的100多年间,北美殖民地居民视英国为母国,自己为英国的臣民;独立战争期间,北美殖民地对曾经身为英国臣民的殖民地居民实行“自愿效忠”的原则,居民可以自己选择效忠的国家;独立战争胜利后,北美殖民地摆脱英国统治,美国公民应运而生,最终实现了从“英格兰人”转变为“美利坚人”。在这一转变历程中,新闻传媒承担了“美利坚人”意识、美国公民共同体的培育者和美国公民权争取者的角色。在独立革命爆发前的殖民地时期,一方面,报刊借力跨殖民地邮政服务系统大大拓宽了信息、观点的来源范围和传播范围,使得各殖民地居民的想法、感受、经验等得以分享,为逐渐形成共同的认知、塑造共同体意识及转化为共同行动奠定了基础。托克维尔对此描述道:“有了报纸,就使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一时期,但却是分别地产生的想法和感受。于是,大家马上便会驱向这一曙光,而长期以来一直在黑暗中寻找的彼此不知对方在何处的志同道合者,也终于会合而团结在一起了。”(托克维尔,1988:642)另一方面,18世纪40年代后,各殖民地之间也依靠新闻传播有了某种关联,各地的报纸渐渐组成一个有力的关系网络,印刷商之间的亲族关系、友谊关系和师徒关系结成了一张可以基本覆盖殖民地的大网,报业逐渐成长为一个有力量的行业。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各地之间的宗教、政治、民族壁垒开始被打破,“殖民地自觉意识”、统一的“美利坚意识”也在慢慢成长。在1741年的北方报纸上,当提到英国人时称之为“欧洲人”,以示和“美利坚人”相区分(马凌,2007:200-204)。在独立革命中,报刊尤其是激进派报刊积极为独立呐喊,其强烈的鼓动气势、激昂的论战精神在鼓舞士气、推进独立进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由新闻界在此之前发起成立的“自由之子社”和“通讯委员会”更是在独立运动中直接贡献了报人的力量:“自由之子社”利用殖民地之间的宣传交流发动了一场密集的攻势,这场攻势曾被称作是“整整20年(1763—1783)里最为持久的通过新闻报道传播思想的运动”(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2004:65-66);“通讯委员会”创办的主旨在于联络协调各殖民地的反英斗争,对促进各殖民地联合以及召集第一届大陆会议起到了重要作用(李彬,2005:119)。独立战争胜利后,殖民地居民从“英国臣民”转变为“美国公民”,新闻传媒继续在美国公民权的扩展、接纳过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

新闻传媒作为美国公民权的积极争取者,还体现在其对言论自由的积极追求中。言论自由是公民权的重要权利之一,也是报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石。北美殖民地时期的言论自由不但没有突破英国普通法的约束,反而还被当局以政府控制、审查制度、以诽谤罪起诉威胁、政府资助、垄断出版物等形式,受到了比英国更为有效的控制。美国第一份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因“未向当局呈报,亦未得批准”、批评殖民地政策等,仅出一期便被查封。1694年,英国废除许可证制度,但并没有为北美带来同样的自由。如在马萨诸塞殖民地,审查制度虽然有所放松,却仍继续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当时总督行政委员会仍然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对冒犯当局的印刷品进行镇压。一直到1723年之后,马萨诸塞殖民政府才不再运用付印前进行审查的办法进行控制,但仍通过内容广泛的诽谤罪法律予以控制……政府当局控制印刷品的权威至少一直延续到独立革命,北美殖民地两个最大的印刷中心费城和纽约市亦是如此(布尔斯廷,1993:378-383)。在此背景下,美国报业的成长历程就是一个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1721年,詹姆斯·富兰克林“未经官方许可”创

办发行《新英格兰报》，破除了需遵行“未经许可不得办报”的陈规，确立了“未经当局许可”而办报的原则，带领着殖民地报业摆脱了许可证制度的羁绊。此外，他还最先使用“讨伐”式报道，以其行动“向人表明，当一张报纸在为公众利益服务中敢作敢为、且又不失其可读性时，它就可以获得足够的支持，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保护自己。”（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2004:33-36）本杰明·富兰克林主办《宾夕法尼亚公报》时期，提出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不可能一致……当人们因意见不同而分歧时，每一方都有权利平等地被公众知晓，当真理和谬误公平地打交道，前者总会胜过后者”的新闻自由原则。1733年，曾格创办《纽约周报》并转载激进的“加图来信”，登载了《论言论自由》、《对诽谤的沉思》等文；主要撰稿人詹姆斯·亚历山大也对“加图”进行了阐发，论证新闻自由的问题，使新闻自由成为当时的一个热点话题；同时该报还经常发表文章，揭露和抨击殖民地当局的种种无能与倒行逆施。1734年11月，曾格以“对政府进行无耻中伤、恶毒谩骂和煽动反政府情绪”的罪名被逮捕。1735年8月，曾格案开庭。安德鲁·汉密尔顿出庭辩护，通过法庭论辩，陪审团做出无罪判决，曾格获释。

“曾格案”被誉为北美殖民地争取新闻自由的第一个里程碑，因为汉密尔顿的抗辩颠覆了殖民地法庭“越是事实，就越是诽谤”的通则；申明了“发表投诉是每个生而自由的人的权利，只要发表的内容被证明是真实的”；确立了个人有权批评政府官员，“对政府官员进行批评的权利是新闻自由的主要支柱之一”的原则；用真实性原则对诽谤做了界定。在印花税引发的政治大辩论中，报刊上对“新闻自由”的论辩，使新闻自由是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是“天赋人权”的观念深入人心。1787年，“联邦派”与“反联邦派”在报刊上开始的公开笔战中，对新闻自由的辩论深化了人们对新闻自由的认识。1791年，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获得通过，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剥夺言论、出版的自由”，为美国公民的言论自由权提供了法律保障，也为美国的新闻出版自由确立了法律根源，为美国新闻传媒成长为“第四等级”奠定了基石。总之，北美报刊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是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先锋，美国报刊也由此成为争取美国公民权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公民权利理论对公民资格的认定，除需是有人身自由、独立人格、不隶属于任何君主或领主的“公民”外，还强调需是积极参与型的、有德行的好公民。有报刊史学家曾在1899年写道：“报纸作为世界历史的逐日记录，它是对群众进行启蒙的主要媒介，也是学者、哲人和科学家的通用论坛。”（切特罗姆，1991:17）北美报刊在成长过程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承担着“好公民”培育者的角色。一方面，不少报人、思想家有意识地利用报刊、印刷品等手段启迪民智、提高公众道德水平、培育公民精神等。早期如本杰明·富兰克林，他“通过报纸、历书等公众舆论媒介，形成了适应费城社会生活的一种道德准则和整体精神”，如出版《穷理查历书》向人们提出忠告，鼓励人们自立自强、自我管理、发奋致富，使自己纳入新的城市生活方式的轨道（郝克路，2001:125-126）。便士报时期如格里利，他创办《纽约论坛报》的主旨之一，便在于“提高人民的道德良知、政治素养”，并着力于带领“大众化报刊从煽情主义的低俗水平，上升到促进文化和启迪思想的地位。”（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南希·L.罗伯茨，2004:137）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学者威廉·麦克高希所评价的：“印制的报纸和杂志创造了一种即时的历史感；它们的交流组成了一种在真实的时间中不断发展的事件的视野，把个人与社会的最上层活

动联系在了一起,当大量的公民开始谙熟政治事件和人物,民主政府成为了可能。”(威廉·麦克高希,2003:444)报刊在传递信息、传播思想、交锋观点、普及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启蒙着公众的政治思想、培养着公众的政治热情、促进公众养成参与公共讨论的习惯。对此,塞缪尔·米勒牧师在1785年描述道:“人民群众的大多数,甚至是这个社会从事日常劳动的阶级的大多数,他们都自由地、经常地阅读报纸,定期了解每个事件的细节,参加政治事务,参与公共措施的讨论,这就激励他们去增进知识,并争取不断吸收知识的种种手段。”(布尔斯廷,1993:375)

三、公民结社与公共事务的推动者

大量存在的、建立在自愿和自治基础上的社团是美国公民社会的主体。美国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在《一个喜好结社者的国度的传记》一文中,把美国称作一个“喜好结社的国度”(A Nation of Joiners)。正是靠着公众的结社精神,美国公民社会的中坚力量——大大小小的社团才得以形成。美国人为何热衷于加入社团?施莱辛格引用威廉·埃勒里·钱宁的观点认为,增加的贸易和旅游、邮局、蒸汽船尤其是报纸、期刊、小册子和其他出版物等带来的巨大交往能力是其重要原因之一(Schlesinger, 1944:1-25)。无独有偶,西达·斯考切波也认为,非常高效的、包容的社会交往方式,使得美国人从早期民族时代开始就能建立相互联系的政治、宗教、道德组织。一个显著的指标是,1790年到1810年的二十年间,美国的报纸数量实现了从90家到370家的爆炸式增长。普及的读写能力和报纸阅读促进了交流(Skocpol, 1999:45)。可见,常规的、广泛的、高效的联系和交往,是美国公民能得以结社的前提和基础。正是报刊和邮政的结合使这种联系和交往在早期的美国成为一种制度,成为促进美国公民结社不可或缺的因素。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国(1831—1832年)后写就的《论美国的民主》中专题论述了“结社与报刊的关系”。他总结道,“在社团和报刊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联系:报刊在制造社团,社团也在制造报刊。”(托克维尔,1988:642)新闻传媒对美国公民结社的推动作用还体现在新闻界也身体力行地进行着结社活动。如前面提到的“自由之子社”,就是以塞缪尔·亚当斯为核心,以众多报人、出版商为“坚定活动分子”的具有激进性的宣传网络组织。“通讯委员会”,亦是塞缪尔·亚当斯在《波士顿公报》上撰文号召“殖民地人民采取通讯联系方式加强团结”而得以迅速扩展成为“既是一个类似通讯社的信息传布机构,又是一个革命组织”,能体现北美地方自治传统,也具有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特征的组织(马凌,2007:244)。

公民个人和社团以公共利益为目标,参与并推进符合公共利益的社会变革,也是建构公民社会的重要因素。殖民地时期的报人由于其特有的角色和身份,更容易成为公共事务的推动者和公共利益的追求者,而报刊、印刷品也往往成为重要的推动手段和平台。殖民地时期的报人大多同时扮演着多元化的社会角色,他们可能还是报纸编辑、杂货商、书商、印刷商、酒店店主、教师、文员等,同时还有一部分成为“公家承印人”,一小部分成了邮政局长。多重角色及独特的成长经历,使得这些印刷商、报人们不可避免地“与公共事务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布尔斯廷,1993:390),获得了一个“介于上下层之间的位置”,并随着影响力逐渐提升,成了继总督、议会领袖、地方神职人员、富商巨贾之后的“舆论领袖”(马凌,2007:191/226),日渐成为哈贝马斯所说的“有教养的中间阶

层”。正是这些角色和地位，使他们成为了公共事务的关切者、公共领域的建构者和公共利益的推动者。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费城从一个印刷工起步，后成为印刷商、《宾夕法尼亚公报》发行人、公家承印人、费城邮局局长等，其“既是商人、工匠的代表，又是政府的公务人员，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得以活动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同时他又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树立了一个由城市工匠发展成具有优秀品质的城市公民的精英形象。”（郝克路，2001:124-127）基于此，富兰克林在费城的公共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先后组织创办了“共读会”，倡导、组织了费城第一个消防队，建立了第一个警察署，修建了费城的第一条石子路，推动创办了费城第一家医院，创办了北美殖民地第一个公共图书馆，参与建立了费城第一所学院，组建了费城第一个民兵组织……“至少在费城，是存在着公共领域的，富兰克林自身就是一个行走的公共领域，是公共性的构建者、设计者和发明者”，而报纸、印刷品则是他“促进公民改良”、表达社区改良观点的手段和平台（Schudson, 1999:32-39）。便士报出现后，报刊因经济独立而逐渐摆脱政党控制，日益成长为一支推动公共事务和社会改革的独立力量。格里利就以其创办的《纽约论坛报》为平台，积极发动教育和社会改革运动，如宣传、讨论傅里叶主义，进行新的“社会制度”实验；提出男女同工同酬、与男子享有平等公民权；主张将税收用于为农民发展市场；反对战争，呼吁和平；主张惩治腐败分子、废除死刑；号召“年轻人，到西部去！”，并配合西进运动积极敦促政府修筑铁路、架设电报电话线、制定《宅地法》，传播科技知识等；积极支持工会组织和工会运动；坚决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等。

综上所述，在美国公民社会框架的基本要素得以满足的过程中，新闻传媒承担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自身也逐渐形成了守护公共利益、推动社会改革、监督政府行为等传统，从而成为美国公民社会持续、有效运转的重要机制。

（责任编辑：李新颖）

引用文献 [Works Cited]

- 赫伯特·阿特休尔（1989）.《权力的媒介》（黄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 [Altschull, J.H. (1989). *Agents of power*.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 比德尔（1988）.角色理论的最近发展情况（曾霖生译）.《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1，1-4。
- [Biddle, B.J. (1998). Recent development in role theory. *Digest of Modern Foreign Social Sciences*, 11, 1-4.]
- 布尔斯廷（1993）.《美国人：开拓历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北京：三联书店。
- [Boorstin, D.J. (1993).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丹尼尔·杰·切特罗姆（1991）.《传播媒介与美国人的思想：从莫尔斯到麦克卢汉》（曹静生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 [Czitrom, D.J. (1991).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arse to McLuhan*. Beijing: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 伦纳德·小唐尼，罗伯特·G·凯泽（2003）.《美国人和他们的新闻》（党生翠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北京：中信出版社。
- [Downie, L.J. & Kaiser, R.G. (2003). *The news about the news: American journalism in peril*. Shenyang: Liaoning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China CITIC Press.]

- 迈克尔·埃默里, 埃德温·埃默里, 南希·L.罗伯茨 (2004). 《美国新闻史: 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展江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Emery, M., Emery, E. & Roberts, N.L. (2004). *The press and America: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of the mass media*.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 哈贝马斯 (1999a).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 [Habermas, J. (1999a).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 Untersuchungen zu einer Kategorie der 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 哈贝马斯 (1999b). 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梁光严译). 《社会学研究》, 3, 37-38.
- [Habermas, J. (1999b). A dialogue about the public sphere. *Sociological Studies*, 3, 37-38.]
- 郝克路 (2001). 本杰明·富兰克林与早期费城的公共社会. 《史学月刊》, 4, 124-127.
- [Hao, Kelu (2001). Benjamin Franklin and the public society of early Philadelphia.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4, 124-127.]
- 李彬 (2005). 《全球新闻传播史: 公元1500-2000年》.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 [Li, Bin (2005). *History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from AD 1500 to 2000*.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 马凌 (2007). 《共和与自由: 美国近代新闻史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Ma, Ling (2007). *Republicanism and libertarianism: a study on American journalism in early modern age*.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 威廉·麦克高希 (2003). 《世界文明史: 观察世界的新视角》(董建中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McGaaghey, W. (2003). *Five epochs of civilization: world history as emerging in five civilizations*.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 迈克尔·舒德森 (2009). 《发掘新闻: 美国报业的社会史》(陈昌凤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Schudson, M. (2009). *Discovering the news: a social history of American newspapers*.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托克维尔 (1988). 《论美国的民主(下)》(董果良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Tocqueville, A.D. (1988). *Democracy in America*.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张乃和 (编) (2007). 《现代公民社会的起源》.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Zhang, Naihe (ed.) (2007). *Origins of the modern civil society*. Haerbin: Heilong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赵梅 (2010). 《美国公民社会的构建》.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Zhao, Mei (2010). *The forma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United States*.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 Botein, S. (1975). Meer mechanics' and an open press: the business and political strategies of colonial American printers.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9, 127-225.
- Colonial Williamsburg Foundation (1997). *The printer in eighteenth-century Williamsburg: an account of his life & times, his office & his craft*. Williamsburg: Colonial Williamsburg Press.
- Schlesinger, A. M. (1944). Biography of a nation of joiner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50(2), 1-25.
- Schudson, M. (1992). Was there ever a public sphere? If so, when?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case. In C. Calhoun (ed.),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IT Press.
- Schudson, M. (1999). *The good citize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kocpol, T. (1999). How Americans became civic. In T. Skocpol & M.P. Fiorina (eds.), *Civic engagement in American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